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明 劔南張 岱著

韓文林俊列傳

韓文山西洪洞人母姬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同  
名曰文成化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  
越邀功啟釁且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涉宮禁  
純皇帝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出為湖廣參議提  
督太和山蕪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淨樂宮

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镇守太監貴  
鼓勢凌物文但誠心慮之貴亦心革亡何轉左分守  
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仇殺隣近侵地奪印文  
身往撫諭皆聽服尋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  
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曰打魁文下令嚴禁屠  
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  
河南轉戶部右侍郎明年改吏部再轉南兵部尚書  
叅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

軍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  
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邪即得罪吾請當之遂  
發米六千石價漸平人不病糴 奉陵知文改戶部  
尚書時召見一日召文榻前令考祖宗鹽法之舊  
以通商寔邊文上言國家之務莫重邊餉飛輓之利  
莫良鹽法 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遇邊警  
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塞  
下得濟急之用効速而大莫有過此法又弊土冒濫

阻壞開中雖多寔用全無 皇上重慮邊陲勿靖蓄  
積少克持召臣文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懽喜臣  
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 孝宗宴駕  
武宗即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則買補殘鹽文謂  
祖宗舊制各處鹽運使等牙門歲辦鹽課如額類徵  
操積以待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  
洪奏買西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  
等奏買長蘆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其寔傷

奪正課乞令所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  
未完者停止勿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 上命已納  
價者如弘治舊旨未納者停止如文議文在計部一  
年如請追沒妖道番僧賞賜請裁冗濫內官請復還  
長寧伯或侵占民田請止太監綬買辦寶石珍珠請  
酌太監果賣鹽以補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  
尤侃、不撓亡何劉瑾恣橫閣臣劉健等劾之文乃  
約諸九卿合詞上言人主辨奸為明人臣犯顏為忠

况群小作朋偏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聞臣等待  
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思後憂心如割至于長  
泣涕下不能自己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睹近歲朝  
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  
就清癯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  
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  
鷹逐犬或俳優謀割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交易  
于外狎匿媒孽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

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  
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  
盡惑君上圖便已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  
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夫  
節雖持此葷養粉菹醜何補于事苦哉高皇帝艱  
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下所宜顧設也闕  
宦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劾



今馬永成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  
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  
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  
以保靈長之祚疏入 上方欲治八人罪八人者統  
泣 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退朝入部即對  
部屬官言 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勸文為  
疏與諸公鄉伏闕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曰即事  
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既留於是日夜求文過不得

會有解戶以贖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夫覈責在屬官乞聽以舊官致仕內批昂褒美大臣顯有屬托文遂落職并除昂名文子高唐知州聰刑部主事士奇並除為民文出都門乘筍與行李一車而已瑾偵伺無以加之又會戶部有故冊逸代文者顧佐瑾嗾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瑾奪佐俸逐之去復以中旨逮文鞠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者言瑾欲陷文

至死人皆譁恐瑾乃已禁未數日取中旨勿擬文罪  
第與故戶部侍郎張經並罰米千石而更羅織文他  
事罰二千緡之瑾誅復職文廓大遠永在簡凝重歷  
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咨遠猷根本彝憲天下陰  
受其福家居行義多可稱述鄉里化之年五十喪妻  
不娶冬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前老而形神堅壯  
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坐不廢與林俊交善數千里  
外書問往來如東西家世宗即位賜書褒嘉加太

子太保令有司存問賜璽書曰此惟奸之竊柄痛朝  
政之分更卿守正不阿抱忠自誓倡言叩闕小岳建  
搖甘禍忘家冰霜不変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  
康起文彦博九襄之餘人心攸屬維韓魏公百代之  
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輒俯伏感泣年八十餘卒贈  
太傅禮部請謚有曰愚同莽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  
公而不死于學得謚忠定晦庵劉公嘗謂人曰國家  
養士百四五十一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道者又曰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唯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  
大為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  
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  
公亦無能勝之

林俊福建莆田人舉進士李文正見其所著作語人  
曰他日當以文名世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陳白沙  
以薦至京俊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  
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

大鎮國永昌寺俊上既曰臣聞修養之說惟誕無徵  
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  
誣每載深魏唐宋之書謹按僧徒曉本一念壬寅人  
多方賣緣誤蒙異眷五尺兒童亦切道罵唾敢肆無  
忌或亂聖聰大發內庫蓋造佛寺填財無益之地使  
陛下踏唐憲梁武之轍后者遷毀勞者不休於聖壽  
未必能益國祚未必能綿生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  
太監梁方傾覆陰狼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

石崇數年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府庫殆  
盡家貲山積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  
曉陰求蓋寺外謂 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  
氣財骨月小人疾病也梁方耗元氣削骨月引以疾  
病重為身危臣謂不斬絕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即  
粉方身不足償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  
食三奸之肉卒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竊  
念牛耕犬守走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 陛下七年

矣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  
陛下為仁聖主是即臣勞無素居食既入下錦衣獄  
杖三十謫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張黻言今三邊未靖  
四方灾旱萬民愁苦有祿之臣唯恐殿陛不盡聞時  
事不盡言耳言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  
忠諫亦下獄謫為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吏邸舍書疏  
吏大駭叩頭泣曰疏入均死公義激或所甘心何吏  
累也俊曰死吾自承不爾相及俊妻覺之不敢以諫



侍講吳希賢與俊厚令僕告希賢來止之俊曰吾志

已決死後煩君一傳耳投赴通政司通政張屏讀

歎曰君言甚正雷霆之下尚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

至是二人直鼓震都下傳草有繪圖而鬻者人為語

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王端鼓在閩都疏乞留

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宗感悟叙復南部

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

鬼鶴慶玄化寺緝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

以金泥其面復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  
損稼後與幼穉薪以伺果電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  
得金數百緡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寺三  
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  
盜礦賕銀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畏客遂  
戢土官奪印相仇殺俊開誠諭之多感惧送印出不  
煩兵弘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會境內雨雪  
灾異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

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入德安、陸及吉州增修工  
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  
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著為例不報俊引疾  
乞休不待報竟歸已而言交薦中拜南京右僉都  
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謂變不虛生  
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  
戒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  
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近時章疏當為第

一俊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  
唐揚館之風壬戌江西盜起勅俊巡視江西寧廡人  
貧請伎害倍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俊悉裁抑具奏  
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謂之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  
王几杖之賜叔既京鄙之求特濠雖橫未有逆萌或  
以為過後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 武皇初政起俊  
巡撫江面上疏力辭未幾改撫四川時四川渠盜藍  
廷瑞鄔本起漢中陷州縣俊至發官兵及僱回石

陸等處士兵討賊斬賊首廖惠殲其餘黨惟藍廷瑞  
奔紅口與鄔本恕會合入陝西漢中三十六盤王大  
巴山時賊黨曹甫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  
殺俊聞報馳赴東元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等  
食啣杖而往圍而燒之賊奔竄又于山坪佛子崖等  
連戰連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擒獲無算後藍廷  
瑞鄔本恕等又殘害蓬欽二州俊會洪鍾楊宏兵討  
之生擒藍鄔并擒其巨首二十八人前後招降十數

萬露布以聞陞俊右都御史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  
兄愛車襲也奏革其宣撫既又賂瑾求復俊言亂階  
不可啟忤瑾意會瑾誅得無事俊又奏瑾雖誅權猶  
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上擇取宗室育之  
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  
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故大臣交忌皆下詔責時  
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  
切拒絕權幸愈益惠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

謂盜哀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野大駭蜀人

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言

官交薦終不起嘉靖初天子在藩邸知俊召入繼

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復改刑部尚書時

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諛詞俊途次考輯歷代成禮

論以進入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陛見上注視久之

之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推寓朝房並不儼

室遇事屢有論奏隨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學

責緝熙禹惜分陰不亘輒罷屣跣親大臣勸聖學聞  
異端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歛匠  
作財物及御史劾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實  
錄內降差校尉李陽鳳等赴鎮撫司問理俊據法執  
奏不遺有旨還送鎮撫司俊又奏言奉詔則違法守  
法則違詔臣奉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俊而  
陽鳳迄改錦衣獄俊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俊  
在刑部僅十四月以暮年遭際誓竭忠懷仰禪新政



然尤以保終克名為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勅以行  
士夫祖餞都門外道路爭喋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

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俊一人耳俊遘疾具  
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  
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嘉靖六年卒于  
家享年七十有六七年明倫大典成 上追罪俊進

歷代成禮論草其生前官職于達以士禮葬之隆慶  
元年追卹復膺加少保賜祭祭謚貞肅俊平生不戀

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  
節尚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  
上策蜀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

石匱書曰吾於正德間得二大臣馬韓司徒之堅凝  
也其末之韓琦乎林中丞之勁正也其末之張詠乎  
二君子者難進易退轉展仕途從予佞奪惜時之未  
究其用也倘聖明在上無桑雍居中無痼狗當戶諫  
行言聽殫智盡能本展其驥足以馳騁中原則二君

子之功業豈在王文成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明 鈕南張 公著

孫燧許遠列傳

孫燧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為人沉毅有大畧初授  
刑曹歷郎中法司踵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  
獄吏部尚書楊一清嘗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許原問  
官莫能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  
有聲一清為相薦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

寧庶人反刑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  
庶人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詐名殊加敬禮既  
而惡黨日興不可掩翳燧庶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  
置之法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  
陸完急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  
寧言庶人于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  
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  
繫之一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檄群邑

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于朝重脩兵使者推布置  
諸道山邑民有獲捍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  
于外而陰具說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  
臣惑乃不知其所為齎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鄱陽  
賊吏捕之急轉竄王西山墳廠中不能得太監果真  
徒鎮守浙江王厚為贖別時哢呬語真首肯良久去  
乞顯著狀未論、其踪跡可疑慮者時 武宗北狩  
屬車日遠疏七上為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逆說示

展人以索庶人金寶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達  
議先捕群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  
酖之不得及生日為公燕次日入謝宴濠陰令諸兵  
杖裏办匿幕中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令我監國  
燧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  
曰无無二日民無二王又誰駕耶濠怒却入疑中易  
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办環立濠大呼罵燧曰  
我何負于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于汝一反耶

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遠  
據而前厲聲曰賊妄言求死孫公孫公何不罵遂大  
罵濠賊手怒曰是不知大義使縛燧遠曰孫都御史  
朝廷大臣爾得縛耶顧燧曰罵濠大怒喝武卒縛  
燧及遠先錘折燧左臂令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  
立不屈罵不絕口遇害時盛夏晴明天日忽翳宸濠  
驚異江西人為燧遠具棺素服哭奠于棺次已庶人  
既為王守仁斷橋燧于堪徒跣赴難啟燧棺更殮治



燧顏色如生異香蒸、自擗起 世宗即位贈燧禮

部尚書謚忠烈賜塋祭立祠曰旌忠祀汪西蔭子錦

衣千戶燧子三人堪武舉第一講兵畧習弩事為天

子教弩卒數千人以脩虜其死也以豎母歷官都督

墀尚寶卿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陞子

鏞銑鏘鏞皆仕至大官鏞子如法言事坐誚籍初燧

於廳事前掘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

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字畫奇恠觀者不識燧死其

文始著燧與胡世寧王守仁并浙人並舉弘治五年  
鄉試徠半文場中見二偉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  
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燧  
折之守仁平之

許遠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頤年二十餘以正德  
三年進士為樂陵知縣時山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  
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  
城走遠為樂陵無城即城後墮部隊鄉兵令人緝故

鞋底為甲冑腰繫牛耳刀持鐵聯環雙頭棍令民築  
埔屋外埔高其唇開竇如圭家令一壯丁執办伺竇  
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  
者有軍法目詿伏巷內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  
發賊火無所施办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办捉交發  
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犯樂陵城以功陞山東按察  
會事脩兵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  
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奔去遠力定之先

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寡  
婦以千騎犯利津達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未幾  
賊錢萬以百騎劫德平達追戰于揚二莊勒平之陞  
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達每繫  
其黨引法批絕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燧先發後  
聞孫燧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達凡規防  
撓宜悉與達議嘗語燧曰寧府果於為暴恃權亂也  
權亂由右寧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也權亂

難去寧府難制策有剪盜、剪則財困財困則賄息  
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無志可行不然後難圖  
也巡撫難之未能即發遠知變一日甲而在擊都御  
史門鼓入則燧方與客飲遠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  
時耶明旦入寧府扶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  
遠從下大罵連呼賊出匕首遠擲之連擲皆不中宸  
濠怒使執遠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遠曰汝殺我天子  
殺死先後聞耳反顧燧曰疇昔之夜言為今日遂並

遇害天方暑屍不息腐蝨蚋不近教日 世宗即

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官御祭命有司遷柩其鄉  
陰于瑒綿衣千戶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鄭  
芸言瑒所得錄以遠死難功遠保障山東設策巷戰  
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人  
傅言宰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遠父曰嗟乎吾與也  
為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宰郎必反汝登  
其為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臨

難倉卒委之無可柰何者

石匱書曰孫燧許遠其今之顏常山乎星斗有政天  
夜亦明其節烈無以異也乃江右人住、言燧就縛  
時年頗高蚤者折其臂肱、耳遠方三十有六罵不  
絕口挺而立刀斫不動也朝命建祠燧則左乃始則  
左遠夫燧措注峻密無須臾忘防豈不赧色哉故王  
維禎傳燧為其語甚壯誠太過乃或以燧保濠賢者  
為貶并訛王文成功遜伍文定蓋小人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轉退之，固言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明 鈕南張 岱著

胡世寧范輅伍文定列傳

胡世寧，字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德安府推官，推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與縣官事，役賦捕盜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擢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策勵。益嫻熟當世務，擢知廣西太平府，瘴鄉人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

點好夷其上前守多難之世寧毅然住至則釐刻宿弊馭土苗一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濬太平前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諄濬中表兄趙元瑄使擒之散其兵數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知府黃賜更服事之文昌畏慕世寧欲來歸而送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懇來奪與尔將率兵伐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衆且至莫可走吾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來助

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昂請降歸所侵地黃暘乞為世  
寧養子尋以母喪歸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  
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莘林瑪瑤桃源盜大起詔右都  
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  
十萬江西兵素卑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  
使世寧日夜拊循之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  
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強乃前奮擊賊十  
餘戰大破之奏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諧之俞諫狀不

志上時寧王宸濠縱毒遠近陰結群盜取其資庇之  
勢且成矣人莫敢言世寧發憤抗疏首陳江西賊情  
撫勦機宜因言江西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  
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三司官員多受鈔束  
問刑叅吏舉奉成案買辦漸行于外府騷擾遍及于  
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臣下恐有隱禍地  
方益有可慮者又言乞推選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  
以便且志聽區畫更乞戒諭寧王崇謙遠嫌遵依祖

訓政務不瀆干與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庶幾宗室有  
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得旨令濠鈐束其下濠  
怒以世寧離間親、妖言誹謗中外逮捕之而世寧  
已陞福建按察使離任夫過家濠囑其黨巡浙御史  
潘鵬發卒數十人誘執將甘心焉世寧間道走京師  
投繫詔獄刑迅逾年濠賄用事人必欲殺世寧瀕危  
者數次又從獄中上書皆不報得咸死謫戍遼東躬  
履行間授徒自業凡四載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  
喪歸 天子新即位世寧自喪時上言崇聖孝隆治  
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後累上疏多  
軍國大計不為浮沉而近侍多不悅者乞改南京數  
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誦薦其賢召為左都御  
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  
寧時已得末疾力論西北事下休溫詔慰行之然薦  
陳九疇鄒吳胡濙施儒榜必進有將畧為時寧所厄

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績與康歸無幾召理  
南京兵務優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老成嘆  
嗚餽有將畧觀察江西時徵兵勦盜軍官未謁遂世  
寧他出乃見其幼子繼、曰兵素不習豈可見吾父  
乃教以進退離合之法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兵大異  
之顧軍官汝不辦此誰教者以寔對世寧歎曰吾  
有子而不自知嗣後擊賊多用繼方畧世寧十不失  
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寧上疏劾寧藩繼泣曰疏入必

有重禍不聽果下詔獄繼念父病死世寧妻獨下哭  
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范輅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史首言  
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宦瑾亂法陰逐去京今震儲未  
兆當鈔選宗室以脩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分茅至  
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 仁宗復言 上馳聘騎  
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為謹是時  
軍官簡文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監



去構隙寧淮捷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婪  
暴虐輅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 武宗納馬姬事此  
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  
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埋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  
濠優恭僭侈居擬皇宮縫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獲  
棄典禮太監真附醜獸正漬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  
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 上出郊原嚴警蹕盛  
扈從以防不虞跪上濠直遮格之先誣奏輅雖問肯

跌謗宗藩群奸假旨逮繫拷掠尋武宗北狩縲絏  
七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爰書始報  
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宮築枯骨受生徒教  
絃誦夷人化之世宗即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  
等言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輅周廣給事中  
陳昂寔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造編氓非所以彰  
曲突徙薪之賞御史亦為言下吏部復原職送者填  
道泣別名其屋曰滴淚閱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脩

兵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群守中禮固輅面詰  
遂生荆棘且見忘鄉宦構興誅謗言官論列漫及于  
輅、悲疏即歸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  
起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予  
永哀永字永官皆薦鄉舉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為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  
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蠶之幾斃猶曳衣行。自  
若也後知吉安府王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

避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

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且耶吉安起義集諸

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

兵治餉儲餼遂同擣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

者市肆安堵二日追及於樸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

而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鬢不動士卒殊死鬪大

破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闞張忠率師討賊、

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執而捷之竟移病

歸 上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  
南土帥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  
朝文死難漸息目乞歸卒

石匱書曰宸濠初起撲滅猶易稍遲則槎孽不伐將  
尋斧柯矣然世以其成功易也而報亦易之胡世寧  
范輅曲突徙薪功固不啻乃王文成利印不之予伍  
文定輒罷其官楊統僅加一府銜而黃冕張文錦旋  
即遇害功懋、賞之謂何我明之武功終於不振有

以哉文成稱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髯不動古之  
名將無以過之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

明 劔南張 岱著

王守仁列傳 附陽明弟子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晉王覽之裔。六世祖綱。有文  
武才。劉基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死苗難。五世  
祖彥達。年十六。喪屍苗中。蔬布終身。以志父痛。高祖  
與。準。精易。究理。徵聘不就。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  
京吏部尚書。守仁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王母岑夫

人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

叙命之曰雲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

名泄之天叙為改守仁遂能言十一歲從華北上過

金山賦詩甚奇稍長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

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科第耳守仁曰讀書僅取科第

為聖賢者何人斯華聞而嘆曰壯哉語乃欲令我愧

見之十五從宦京師出游居庸山海關與諸屬國夷

角射回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十七就



婚江西游鐵柱宮得蜀中道士與語悅之見妻諒談  
朱氏格物之旨故跳善狎雖任俠之氣未除乃已知  
砥學自厲既舉於鄉三舉而中會試第二人遂登甲  
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墓守仁少則憂威寧伯貽之  
寶劔既墓其子出越所佩劔為謝宛若夢中還授  
刑部主事慮因江北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  
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  
信汪俊恭州儲璫河南李妻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

切劇為古文辭名籍。已而厭之。歸築室陽明山中。習漢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守仁曰。是播弄精魂。外道也。又去而叩之。禪。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衲偕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偁聘之。主試。因北上。改兵部武選司主事。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以論劉瑾忤旨。逮繫。守仁疏救。亦下獄。已。廷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守仁行至錢塘。恐不免。置衣履江岸。留詩。

其處若投江者目附滴舟于舟山為颶風漂至閩界  
閩戍詰之夜莽造山寺不納前宿野廟前後  
虎穴也教殺八守仁至明無害廟道士異之扣其出處  
而告之曰察君意欲遠遁避禍顧尊公方在朝怒者  
遽誣及尊公尊公不免矣為筮得明夷之卦守仁乃  
返赴龍場廟道士者鐵柱宮所見道士也龍場在南  
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儒讀隨手錄  
之意有所會輒為訓釋而不必其盡合於先賢者期

有七月五經之旨畧脩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  
軒閣而居之學士稍集皆彬、向化貴州宣慰安氏  
與龍場接壤時、使致幣帛粟肉守仁稍受一二會  
土酋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守仁作書抵安氏道  
利害甚悉安氏始悔悟遂受撫又明年劉瑾伏誅擢  
知廬陵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調吏部郎陞南京  
太僕寺少卿而從游益衆進陞南京鴻臚寺少卿十  
一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江西之

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惠湖廣之郴桂  
壤境相接。峻谷深山。嶺岫緜連。峯賦窟穴。其中都御  
史文森受命往治。稱疾不行。兵部尚書王瓊深知守  
仁才。劾嚴森薦守仁代之。守仁至。首平閩廣劇盜。善  
師。富溫火燒等。因言盜賊日滋。繇招撫之濫。招撫之  
濫。繇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繇賞罰之弛。而賊聯絡數  
郡。蟠據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以掃盪。臣謂調  
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心不下。盜兵衆聚。難日久。殺

彰比得舉事魁首已逃橫罹妄殺其所不免班師未  
幾嘯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揀練二千有餘部  
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可省半費而收  
倍功許之改巡撫為總督軍務聽便且從軍法是時  
瓊雅知守仁可屬大事咨示方畧謂峯盤據江湖閩  
廣間其在南安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湖郴其在贛  
州瀏頭諸寨則連界閩廣接境湖郴者賊衆而勢散  
恃險山谿連界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援黨與宜先

攻橫水次桶岡。末乃與廣東會兵以圍泃頭。守仁悉  
如其計。身率都指揮許清、守備知文、知府刑均、唐津、  
李敷、伍文定以其冬攻橫水桶岡諸巢。俘斬六千有  
奇。因請置立崇義縣于橫水以屬贛。而泃頭賊有上  
泃中泃下泃守仁攻橫水時恐泃賊乘虛出寇使人  
入巢告諭之。賜以銀布其酋長黃金巢等皆願投詣。  
惟大賊首池仲容不肯。池仲容者捉戮官吏荼毒三  
省二十餘歲矣。金巢至守仁厚撫之。藉其裝五百同。

攻橫水。橫水破。仲容懼。亦使其弟仲安領衆來。其時  
方攻桶岡。守仁亦藉仲安之衆使截桶岡賊。而故遠  
其截賊處。召隣賊民備問。仲容狀皆言仲容克狡異  
諸賊。必不可撫。今已僭號。設官候官兵。至舉事有期  
及桶岡破。守仁使人齎賜仲容牛酒。則仲容悔益嚴  
度不可隱。謬語齎賜人。隣粟盧珂。鄭志高。陳英者。吾  
仇也。且見襲。不得。不爾時珂等已歸附。為新民矣。仲  
容故脇珂與俱作賊。珂不應。以故有仇隙。守仁改移。



文責河而珂等急來上表。陽怒鞭繫之。陰令其衆圍  
犄角。因使人購仲容。時方歲盡。守仁以賊平。提兵還  
贛矣。下令贛城中。賊已平。醵幾盡。何不為蜡樂。因大  
饗兵衆。散遣之。使仲安以其衆歸。仲容大喜。而購  
者間語仲容。王公待汝厚。當往謝。仲容來謝。守仁令  
人入河。巢令珂等陰洩其所部。聚待命。傾其道。必經  
仲容巢。則教之謬語曰。軍門以珂妄言。生弟捕繫其  
家。衆去。則不復為意。仲容至贛。見城中晏如。肆飲。

樂覘盧珂綱繫獄益喜守仁即以其夜釋珂令馳還以其部衆攻仲容巢豐攜仲容縻之過數日為正月癸卯度珂等已至巢樞牛置酒大為春宴賜仲容衆綵縷銀花以次入領緩其恃尋使其出皆不相及而次第行斬之益趣諸縣兵與會分入諸巢自提兵攜其大巢于下剎大破之仲容餘衆奔九連山九連地廣益隩峻兵不得入守仁以所得賊衣、兵混道因得據高擊賊、走伏而殲之搜捕月餘賊皆空老

筋脇從號呼乞命乃皆籍釋之凡擄三十八巢擒斬  
賊酋二十九中酋三十八小酋二千有奇因請主和  
平縣以屬惠而柳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復會  
兵三省夾勦之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錦衣世襲千  
戶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守仁方承命處置福建叛軍  
至豐城聞變以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  
攻之時寧王已出攻安慶守仁與文定等以其卷屬  
於南昌寧王反兵而聞遇之湖擒之語在宸濠傳方

軍王反時，懸賞格能捕者封侯。至是詔旨褒勞，令兼  
巡撫江西地方。世宗即位，召還赴京，且行宴賞。會  
以甫有武宗大喪，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奉贊機務。  
疏乞便道歸葬其冬，封新建伯。予世襲，并存問父葬。  
賜羊酒。明年既醉，不允。守仁故以才畧為王瓊器，任  
用能早膺闡寄，屢立大功，乃守仁亦歸德於瓊。每有  
捷奏，必上推朝廷制馭之威靈，下及王瓊居中調度  
之勞，美瓊以此益善。守仁故昧平生，得其像貌，焚香

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手抱孫兒，右手執讀。守仁奏至，閱祭輒擊節賞數，頗免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入請于朝，盡行所奏，其使得便宜行事，皆瓊從中主之。守仁益得自發舒。寧王反，王瓊曰：亡憂。王伯安在，可定也。及是果然。守仁所定寧用間用謀，非一端。其始慮寧王遽出南昌，北犯南京，則偽為兩廣應撥兵符，以示傳遽，及為迎接北來大軍文牒，故以達之。寧王所又偽為通李士寔、劉養正書，離間之，使其遲疑。

不發我軍益集寧王既發則遍懸榜文誘示歸義之  
人削木為小方予歸義者免死書之數千而投之湖  
復為大方書寧王已擒無庸戰者及戰寧王之人逃  
潰相繼業以身講聖人之道謀間之術非所示人又  
不敢瑣悉塵御報捷之書不復叙及又宸濠當其結  
譽士大夫時士大夫有名高者無所不傾下守仁亦  
與無崖異且使其門生吳元亨往說之莊語宸濠自  
為善守仁密謀陸完求得為江西巡撫用是其形跡

不能無疑于士大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忘者益益  
響醜詆至謂守仁陰附宸濠笑不勝而後背之者至  
請黜守仁爵一時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  
核平生用考功法抑絀之守仁益疏辭伯爵言國家  
急難之時苟有從我雖門庭之寇反面內向可以論  
功况其翕然生忠義之心伸臂指之力追核平生抑  
絀不叙獨論臣功臣抑不敢承此時守仁門生方獻  
夫黃維與所善席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于上而

張璉霍輜亦極推較。上不執守仁。疏守仁伯自如。  
守仁之封上及祖父命至之日。父華垂盃成禮而卒。  
守仁戒家人勿哭。加冕服。抱紳含。隧畢。具一慟頓絕。  
居喪三年。從游益衆。訛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  
獨守前說。不少變。六年。廣西田州土目盧蘇王受構。  
衆煽亂。提督都御史姚鎮乞征。不克。張璉桂萼薦守  
仁。持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疏辭不  
允。守仁至梧。咨詢士大夫軍民。皆言蠻夷反側。繇異。



時大吏處置失宜。安之則已。曰。上書請可無征而定之。則悉撤防守兵。蘓受等喜。詣見守仁軍門。守仁杖之百而已。旬日間。夷人未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捷聞。賜獎勅銀幣。而斷藤峽牛腸古寺仙臺花相諸徭者。自韓雍大征之後。無所懲艾。縱肆有八寨徭賊。尤為兇猛。與相通結。守仁既撤防守兵。從便宜。聞湖廣首襄。解甲而休之。南寧。默以報効之。挽責蘓受。新附之人。蘓受踴躍用命。遂以前卒歸途之便。從便。

宜掩而征之。報捷三千。先是守仁捷奏歸功王瓊。至是命改使林富等亦襲其體。頌守仁功。甚至凡上奏故事。先叙下司。呈文後結。已撰守仁如富所呈。列叙奏首結。以已疏。上業恠守仁奉命征田而傾撫之。藤峽無命。乃復征之。及覽疏。疑誇詐。倒置。見感姑賜勅獎諭而已。餘賞悉格罷。方獻夫霍韜言。臣等廣東人。脩知諸徭患。廣歲久。兵則費人。餉則費財。安靜無幾。跳梁踵至。王守仁乘百年破敵之後。感聖明特起。

之知片言馳諭厥角如萌舜格有苗何以加此至八  
寨藤峽徭賊深阻默伏禽棲開國以來不及征勦守  
仁回歸師將降人掃清窟穴如拂几塵仁足以懷綏  
向化之民義足以討服梗治之寇兩廣黎庶得安生  
業勞苦功高矣而兵部功賞未見下頒戶部覆題又  
待再按夫揆之詔書則有便宜從事之旨稽之傳志  
則有大夫出疆專成安利之文忠如守仁一屈於江  
西再屈于兩廣臣竊惜之誠恐經畧善後策不得施

機會一失，直賊復熾，其為兩廣患不淺。上許守仁

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病矣，日冒暑輿疾出入

諸寨，相度地宜，議移衛所設縣治，而病益進。遂上疏

乞骸，卧舟待命。江廣界上行至南安卒。上聞怒守

仁專擅，不候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狀聞，而守

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因可知。儻在原有

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會官詳定

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毋得護死。唐事黃綽給事中

周廷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報。縮踈  
責廷朋黨。謫判太倉州。己吏部會議言守仁事不師  
古言不稱師。欲立異為名。則非未濞格物致知之論。  
知衆論不與。則著朱子晚年定論之旨。號召門徒。互  
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  
訛。詩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免奪封  
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抵毀先儒。號召門徒。

虛敬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  
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同可錄  
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夫恩威倒置所  
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歿後卹  
典俱不許給都察院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說果於  
非聖者重治不饒久之許其子正憶襲錦衣衛副千  
戶 穆宗即位詔大臣有應得卹典贈謚者科道奏  
議定奪於是言者皆言守仁下吏禮二部會議守仁

生前之論已定身後之典宜優制詔贈新建侯謚文  
成賜葬予祭及贈誥推明為元勳聖學萬曆初從祀  
孔子之庭制書美之曰聖賢之學管葛之才正億得  
嗣伯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塾師秦先生為姚江  
隱士守仁年十四即從之學每當風雨晦冥雷電交  
作令守仁夜分獨行城上緣城走四十里以練其胆  
力嘗授守仁武侯八陣法一日守仁閉戶用赤白豆  
壘陣圖未完呼侍于膳先生大驚曰伯安爾面上殺

氣如許。守仁告以寔。先生曰。爾便解此耶。更進以述。甲諸書。海日公嘗夜至書舍。見守仁。走水上。不敢呼。而去。及守仁巡撫江西。別秦先生。先生曰。勿錯認帝星。蓋初分野界。江右。世宗在楚。故語之。先生聞宸濠將有事。急往南昌。貽守仁。以東梨。及江薑。西瓜。子。四物。不見守仁。而返。守仁發菜。倉驚曰。此秦先生寓言。使我早離江西也。遂有查亂兵之行。得不與濠難。後守仁封新建伯。着冕服。叩祥先生。先生方與老妻。



磨麥呼守仁磨前立曰完此斗麥與汝語守仁植立  
不敢動先生磨麥完守仁拜第舉手小俯之徐自汲  
水呼老妻做麥餅款守仁而別

石匱書曰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  
建業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購下矣茲其所  
以偉也

又曰文成自請提督軍務而王晉溪能亟與之此功  
之所以成也文成初怪兵符遂以山賊訓手一敗賊

于長富村再敗賊于象湖山再敗賊于橫水于剡頭  
城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軍士之于熟矣此功之所以  
速成也今之握重兵者一日未經操練而倉卒間遽  
欲其衝鋒陷陣是猶庖人未嘗割鷄而刺其屠牛此  
必不得之數矣

又曰致良知之說行而人猶誑之天下無學術矣平  
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猶誑之天下無事功矣諫  
口譁張易白為黑陽明先生且猶不免而况其他乎

至事久論定。徵隆慶初用諫官。言贈謚。襲爵。則新建  
之爵幾絕矣。徵萬曆用諸士大夫。言立詞講學。則新  
建之學亦幾絕矣。裘口鏢金積。跌銷骨。君側之人可  
不慎哉。

陽明弟子列傳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大成妹婿也。嘉靖間以進士出  
知祁州。陞南京工部員外。文成遷南太僕。鄉遂同舟  
而南。舟中問大學宗旨。躍然起。以為先生之教。宜孔

門嫡傳舍是皆傍蹊曲徑斷港絕河也。後文成與及  
門語入微。輒曰此意惟與曰仁舟中及之後同官。臨  
都而同志益親。及文成撫南贛。爰亦請告歸。與陸澄  
謀耕雪上之田。俟歸為力學計。未幾卒。先是爰游南  
嶽。夢瞿曇撫其背曰女與顏子同德。既而曰亦與顏  
子同壽。已而果然。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時王文  
成倡明理學。畿為諸生。負高才。不喜學。倡論與文成

相角。文成曰：此學種也。多方勸植之。方委贄為弟子。冠雄雞。佩豚豨。時人比之孔門。之得子路。弱冠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卷。焚而歸。卒業于師門。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之沉毅。能闡明者無踰于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幾領師命。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

畿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已見。不  
教。于時格識者謂非可以大士伎倆較也。拔置高  
等。而同門錢緒山寬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  
畿語。寬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選時師門  
來學者。喪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畿與寬分教之文  
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  
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寬謂  
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

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  
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  
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  
無心之心、則寂寂、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  
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  
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  
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  
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

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  
寬曰：若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幾曰：學須自證，  
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論，亦非善學。  
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寬謂幾曰：吾二人所見不  
同，盍相與就正之。悅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  
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  
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  
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



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  
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  
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  
隨處對治使之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  
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  
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  
及徒為躐等今既說破只是天機該發洩特但吾人  
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

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  
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  
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  
天泉相証。道脉始歸于一。文成發舟。畿與寬道。送嚴灘。  
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寔相幻相之說。詔之畿。從  
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寔非幻。總著有無寔幻。便  
落斷常。辟之弄凡。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  
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洎水洲南野。率同門

三百餘人請益。大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畏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大成平思田歸卒于南安，畿方偕寬赴是試，聞喪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寬議服制，寬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勿敢加焉。歲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柩歸越，經紀喪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于省，肖大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未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昏以期集祭。

畢分席講堂里所見于畿取正為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試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  
欲引之畿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壻吳儀制春畿  
門生也首以畿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  
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官僚而挾刺求之非所  
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  
我為何如人遂大恨畿補南武選會三殿灾詔求直

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脩顧問貴溪  
票旨誠為偽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畿再  
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時當考察貴溪使人謂考功  
薛應祈曰王畿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  
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畿者交以書責考  
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為不復知人間庶耻事考功怒  
遂決去以快意而回厚自結於貴溪故畿名雖高仕  
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日孳孳以講學為務所至

接引無俸色自西都吳楚閩粵皆創有講舍江浙尤  
盛會常數百人至老不倦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所  
著有龍谿語錄若干卷

冀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舉鄉試學以務寔不欺  
為主王文成在贛時屬以教子已令主濂溪書院諸  
同門嚴事之時宸濠謀逆而浮慕王文成以問學為  
名高文成乃遣元亨往見之冀有感動濠調以他語  
元亨若不喻獨詳與論學濠退拊掌大咲曰人癡一

至是耶然以文成故禮待之一日講西銘至父母宗  
子元亨反覆言君臣之義本一體語多感諷濂乃於  
憲猛大詫濂素暴異時每大詫人立死左右為驚懼  
失措元亨從容理前語如常濂曰此生亦有胆氣贈  
金遣還元亨歸金有司文成聞亟遣人從問道迎之  
歸及見文成曰寧王必反幸預備之及平宸濂張許  
訊濂曰聞王守仁故與殿下通行乃賣殿下為功有  
諸濂曰無之張許屢詰不置濂曰獨常遣冀舉平人

與我論學來張許乃大喜急掩捕元亨備拷掠炮烙  
迫使誣文成通濠終不伏會科道交疏論救事得白  
元亨以病卒獄中同門陸澄應典輩為棺歛歸其喪  
元亨在獄視諸囚無異一體諸囚皆感泣向善臬司  
連其妻李氏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  
豈有他哉獄中治麻氣不輟暇誦書歌詩事且自守  
者欲出之李氏曰未見吾夫吾出安歸臬司諸僚婦  
召見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見則以囚服見予不釋



麻葉問爾夫何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錢寬字德洪山陰人錢鏐之後父希明三歲失明而博古能文章文成倡道寬與王畿首師之推尊發明為獨至大成在越七年寬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文成丁父艱使門弟子紀喪事因才器使仙居人金克厚者為人謹厚文成使司廚克厚語寬曰吾學得司廚而大道嘉靖五年寬與畿厚同舉進士而寬畿

不廷對歸卒業於文成凡士子及文成之門者文成使寬先引導之俟志定有入方與請見八年當廷試方北上聞文成喪遂輟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之構天真精舍當湖海之交祀文成收錄遺言與答問語曰傳習錄既殿試乞教授蘇州以便養還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諸生以悔吉吞凶之道遷刑部主事轉員外坐械繫郭勛忤旨下詔獄與楊爵趙都督白接講學獄中勦死乃釋隆慶初薦復原職以引年進

階朝列大夫無何卒學者稱為緒山先生

鄭朝朔廣東潮人也以進士拜御史委贄為弟子成告之克念作聖參叩精猛為廢寢食者經月朝朔向有風疾日就瀕瘞人勸之曰盍少休朝朔曰夕死可矣後竟卒

應良字元忠台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一室講學授徒歸養十餘年世宗入繼統召授翰林院編修以直諫杖闕下罷其

官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舉道士為刑部郎中與兄尚哲  
並從學于文成自咎罪習嘗以輕傲為戒秀水人沈  
謚素慕文成執贄未遂後為行人聞侃講學京師嘆  
曰師雖歿吾其私淑諸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  
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侃問律呂侃不荅且  
問元鼓對曰元鼓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侃  
曰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鼓所

絲出也書云詩言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  
制律之本未言和鼓俱本于歌、本于心故心也者  
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為弟子

揚驥字士德弟士鳴潮陽人初驥從湛編修若水游  
有立已受文成學篤信而力行之士德卒若水誌其  
墓有謂心、相持如髮如鉗頗訛其失自然之宗文  
成以為篤信好學之死靡他朋輩未嘗有也其後士  
鳴亦早卒文成尤痛惜之

馬明衡字子莘蒲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立志卓然不惑於利害閔鄭繼之亟稱之嘗留意於文辭文成曰草木之華千葉者無定其華繁者其定鮮戒其溺也以監祭御史言事落職士論惜之

季本字明德山陰人本敏慧絕群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而喪不一日入閨閣自是家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務該博未窺要領及師

事王文成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  
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三猶自以學未就  
不欲仕文成勸之仕乃仕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以  
論救馬明衡朱泚謫揭陽主簿稍遷弋陽令同知蘓  
州陞南京禮部主事以鄒東郭守益事連本請判辰  
州入貳守吉安以長沙太守終焉本在仕途二十餘  
年數歷郡縣所至輒有鼓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捍  
患績甚著然皆他有司所能至富利害是非之衡他

人所縮首畏避噤舌不敢吐一言者本挺身危辭無少避以是仕輒不利家居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藏于家學者稱為彭山先生

鄒守益字讓之安福人父賢仕按察僉事守益年十七舉鄉試尋母卒治墓廬墓正德辛未會試王文成為同考賞識之後為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編修



賢遂辭官歸踰年守益亦引疾歸養四方人士皆來  
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而疑之曰子思受學曾子者  
大學先格致中庸何首慎獨也時王守仁在南贛就  
問之守仁反覆開導守益喜曰道在是矣辭歸安福  
宸濠反守益聞變率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守仁喜  
曰君臣師友在此舉矣世宗即位出就官復入越  
見守仁叅證月餘既別守仁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  
子何念讓之深也守仁曰有若無寔若虛犯而不校

讓之近之矣至京復職會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  
報明年再疏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見守仁于越  
而後復任守益蒞官臨民一以誠心相感講學典禮  
風動隣郡丁亥陞南京禮部郎中辛卯王文成卒入  
越存撫其孤哀同門講學于天真院居數年薦起為  
南京考功郎中己亥簡宮僚召入為司經局洗馬克  
經筵講官請從祀薛瑄孔子廟廷時與徐階羅洪先  
趙時春唐順之相資切頌之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

學士掌南院尋改南祭酒會九廟灾循例自陳疏中  
寓交傲意諫者曰中傷之竟辭官歸壬戌年七十有  
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  
初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子善太僕寺卿孫德涵  
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王艮故名銀泰州人泰俗員鹽艮父故為鹽商第名  
其子曰銀耳銀成人父為娶婦矣父將走公門銀寢  
而聞其號驚起問故父曰吾欲走公門噴而不及湯

水冷吾面也父出銀痛哭曰吾已成人今父昧矣積  
寒而尚子乎及暮父歸請代父役父曰待于公當識  
數汝不知也何能吾代銀則走學教既習數告父曰  
可矣自此掃舍捧席哺啜定省如禮久之父曰汝尚  
不識字銀走之塾師習字乃粗識論語孝經章句遂  
邈然有希古聖賢之心信口談說如或啟之以經微  
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地如有年人未識  
也有吉州人來為塾師聞銀論說曰此類吾撫臺王

公之談王公王守仁也曰為道其良知之學銀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銀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銀與王公也即走詣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入門行中道守仁異之迺以賓禮據賓位而坐。定守仁問何冠也曰有虞氏之冠問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學其服耶抑并學其上堂詐跌掩而啼哭耶銀色動生漸側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

祥為弟子居有間未諧心即復就賓位守仁拜而選  
其祥已卒稱服乃卒祥為弟子於是為之易名曰良  
字汝止居亡何歸省道金陵至大學前欲以所學諭  
六館士六館士覩良冠服異常環問所治經曰治總  
經守仁以外艱歸良從居越四方來學咸屬開導之  
之駕小蒲輪隨二僕入京所至為人講說以廣衍其  
道後再見守仁倫陳格物之旨守仁曰待君自明也  
守仁卒開門授徒遠近皆至銀骨剝氣和音咳聒顧

使人意消所引接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貴顯至悍  
戾者亦悔謝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  
破本疑機疾嚮應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連進獨  
不喜著述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大學士趙貞  
吉稱良與聖歸真生知之亞也銘其墓曰越中良知  
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而貢一較于壁字宗順能嗣其  
學、者稱為東崖先生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少時於莊堅勵動必繇禮入

越謁王文成稱弟子文成曰公不遠千里而來何為者文敏曰來為性命文敏為諸生及貞矣棄之去不復應舉其學以躬行為主虛談為戒嘗謂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克治己過徵諸倫理之寔無一不慊心而後為聖門之正學彼高談虛悟者德之賊也特士人聚講者喪惟文敏無竒假語或終日危坐貌庸神凝諸生悚然憚之共推為訥言敏行君子焉聶豹雅重其人曰海內真布衣御史劉陽學竹長者六廟



文敏於陳真晟劉閔之間文敏有弟曰邦采亦素嗜  
生從文成學督學聞其名促之試邦采曰既中露體以  
求功名非士節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通省士  
子並以常服入試而邦采得中式已仕嘉興同知

歐陽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甫冠舉於鄉見王文成  
贛州受其學不與計偕者再專心致志忘寢食者終  
歲文成以小秀才呼之嘉靖初成進士與同門舉者  
更僕共馬終日講繹無間出知六安州以政事倥傯

未暇學問為歎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陸德中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屢遷鴻臚卿告終養以薦起禮部侍郎母喪扶柩歸哀毀廬墓服未闋持旨召拜禮部尚書直內閣與分宜不合屢疏乞歸尋卒謚

文莊

聶豹字文蔚吉水永豐人也舉進士官御史指斥巨鎡及大臣不職有風裁嘗謁文成於越語之學教然以擔當絕學為己任後陞平陽太守北虜聞入旁郡

多陷豹守禦有方虜不敢犯事聞 世宗手勅問相  
臣平陽守獨能禦賊其為誰以按察副使脩兵潼關  
為夏貴溪所嫉忌罷歸思有旨覈平陽守禦虜時貴  
多科歛逮于理貴溪敗徐階力保得釋庚戌虜大入  
以故官起脩虜道中三邊兵部尚書尋掌本兵時分  
宜當國邊鎮大帥咸以賄賂進退訖不得行其志倭  
寇浙閩分宜薦趙文華視師豹持不可勒致仕卒贈  
少保謚恭襄豹初謁王文成寔未納祥稱弟子及文

成死閩中為位哭稱門生服心喪被逮日方與學者  
講中庸官校突至械繫之見者胆落豹就械無幾微  
動顏色着械已徐理前語如初及就道父老咸流涕  
送之豹怡然作別若無事者途中與從行朋輩朝夕  
論學無須臾間官校詫異之目為異人

黃湏海寧人年六十有八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  
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  
業時俗共非嗟之不顧已游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

中以扶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踏上坐文成  
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  
之語連日夜澣大喜謂得生平聞所未聞遂請執贄  
爲弟子文成曰蘿石甚長於我師友一也苟信吾言  
何必北而澣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也辭歸  
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簾而來請曰此吾老妻之所織  
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文成復不許澣曰何夫子之  
拒我峻也入而強納祥焉文成待以師友之間與之

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于雲門  
若耶鑑湖剡曲湮日有聞欣然自喜其鄉黨之子弟  
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咲而非之或為詩而招  
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湮咲曰吾方幸逃於  
苦海方知憫若之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去矣吾將從  
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有四存槁行世

劉秉鑑萬安人正德中舉進士授寧津令盜起圍城  
秉鑑斬賊首五百級賊平 武宗南征 世宗繼統

皆道其境東楹指辨供億下不擾民後以糾巨鑄違  
詔獄尋釋之謫潮戢守以所學勵潮人潮人從學甚  
衆所至祀名宦祠

毅邁南京留守衛人辛卯舉于鄉及入太學與何善  
山游聞王文成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乞南改驗叙晉文選出爲江西叅議擢貴州督  
學副使疏請致仕 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  
學兩浙歷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復

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丞缺  
僉議非邁不可強起邁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再上  
允致仕邁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  
僅十三難進易退論薦者以致邁一出為重邁性尚  
玄泊恬默寡交陸公樹鼐稱邁坐鎮雅俗似房次律  
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揚次公晁大傳至  
其信道之篤不言而然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  
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道遠訣測言閑雲館野語



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舉進士為紹興太守始以禮  
闈舉主於文成稱門生然豪曠不拘小節於學勿之  
信也見文成門人日進心疑之遺弟逢吉就學意以  
覘文成也逢吉歸備以告如是者累日乃悟曰所奉  
是也始數來就見且曰大吉臨政過多矣先生何無  
一言教之文成曰何過大吉歷數之文成曰吾言之  
矣大吉愕曰未有也文成曰吾不言君何自知之大  
吉曰良知也文成咲曰良知非我嘗言者乎大吉咲

謝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事過而悔也孰若使之不犯乎文成曰人言不如自訟之為真大吉復咲謝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益加密且曰即身過可免心過且蝟集也文成曰昔鏡未開可藏垢也今開矣雖纖塵落亦見能自藏乎此作聖之機也大吉乃大省開稽山書院聚八邑之士使就學而政治大修士夫之不逞者胥怨誹之以入覲夫官去猶致書千百言勤懇之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李為

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至得喪是非一語之不及也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舉進士第一官拜吏部掌文選郎中事吏部以文選要重故峻門第雖親故不答拜以為常春獨無門禁同志中雖布衣亦親往春拜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寺觀中講學竟夕一無私言而人亦不敢干之以私文成及門之士謂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謂志

行福寔表裡如一者則推林子仁

陽明有三弟子徐珊癸未會試策問詆文成學不對  
而出論者謂彥明後一人及同知辰州侵軍餉事發  
自縊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  
則縊死禮部侍郎黃紱為言官所詆自言刺背有盡  
忠報國四字下法司勘驗刑部郎中陸澄抗疏大禮  
攻璵夢為邪說後大禮議定澄復上疏稱璵夢正論  
而悔前言之失請改過自新三人者天下傳以為嘆

余特為文成斥之以例鳴鼓之攻。

石匱書曰陽明先生初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乃辟  
起攻之不遺餘力海內視之方以為毒藥猛獸乃諸  
君子者心喪虛墓立祠講學奔走且半天下焉人何  
信之為耶孔子曰自吾得仲繇而惡言不入於耳其  
龍韜王子乎不然彼螟螣之于墜而逢蜾蠃祝之曰  
顛我顛我伊誰之力耶